

从清石津到广武梁： 中古时期黄河金城河段津梁考^{*}

王 蕾

十六国时期，位于黄河的金城河段有清石津与石城津两个重要的渡口，以扼守庄浪河入河口与湟水入河口之间的交通，并有北岸河会城、石城加以保障。文章考辨清石津与石城津的相对位置，分析两津相互呼应、相互牵制的军事战略关系。至8—9世纪，吐蕃统治河陇，在清石津处修建广武梁，加强军事交通上的沟通作用。从清石津到广武梁的变化，展现了中古时期金城河津渡在连接陇右、河西与吐蕃之间交通功能的延续与发展。

关键词 清石津 石城津 广武梁 交通

作者王蕾，1988年生，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博士后。地址：西安市碑林区西北大学太白校区，邮编710069。

黄河经青海流至甘肃，其中经金城县的河段被称为金城河。^①虽然金城河渡口汉代就已成为行军要塞，但直至十六国时期才被命名为清石津与石城津。清石、石城二津位于庄浪河与黄河交汇处（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新城镇）至湟水与黄河交汇处（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达川镇）之间，作为中古时期连接陇右与河西以及吐蕃之间的交通枢纽，发挥了重要的沟通作用。前人相关研究文中会有涉及，在此不做评述。本文首先研究金城河段上清石津的位置、路线以及与石城津的军事战略关系，进一步分析清石津至广武梁的演变过程与内在原因。

一、金城河渡口清石津、石城津的位置

西汉时期金城河渡口就已形成，并成为重要的军事要道。神爵元年（前61）西羌叛乱，赵充国请命带兵前往金城，以击西羌。“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②万骑大军花了一夜的时间，一边担心羌人的阻击，一边小心翼翼地渡过了金城河。次年羌虏降服，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③十六国时期，金城河渡口的交通更加通畅，有多处渡河之处。《晋书·刘曜传》载前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古丝绸之路西北关津研究”（19XZS031）阶段性成果。

①（北魏）酈道元撰、陈桥驿校《水经注》卷2《河水》注文载“湟水又东流，注于金城河，即积石之黄河也。阼骊曰：河至金城县，谓之金城河，随地为名也。……东流至金城为大河。”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1页。

②《汉书》卷69《赵充国传》。

③参见《汉书》卷8《宣帝纪》。

赵光初六年（323）：

时刘岳与凉州刺史张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茂临河诸戍皆望风奔退。扬声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凉州大怖，人无固志。

前赵刘曜大举用兵凉州张氏政权，临河列营，钟鼓之声沸河动地，从“扬声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的情景，可以想象金城河渡口的通达与兴盛。但关于金城河渡口的名称，直至前秦建元十二年（376）苻坚进攻前凉张天锡时，才见有“清石津、石城津”的记载。《晋书·苻坚载记上》云：

（苻坚）遣其武卫苟萇、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骑十三万伐张天锡于姑臧。……俄而梁熙、王统等自清石津攻其将梁粲于河会城，陷之。苟萇济自石城津，与梁熙等会攻缠缩城，又陷之。

前秦采取的进攻路线，即在金城河向北分两路渡河，一路由梁熙、王统等从清石津渡河攻陷河会城；一路由苟萇等从石城津渡河，两路首要目的地是北面庄浪河流域的缠缩城。^①《资治通鉴》卷104胡注曰“《五代志》：允吾县有青岩山。《水经注》：湟河至允吾，与大河会。意者清石津在青岩山之下，河会城在二河之会欤？”^②李并成据前记载认为，河会城位于湟水与黄河交汇处；^③王宗元又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将清石津判断为小茨沟和达川之间，石城津判断为八盘峡和庄浪河口之间。^④刘满与刘光华则否定胡三省注中关于河会城等位置的推测，认为这一带与黄河汇合的支流不止湟水这一条，根据梁熙济清石津进攻河会城，然后由庄浪河谷向北进军的行军路线，判断清石津当在今青石关处，而河会城在青石关以北的黄河北岸，即庄浪河入黄河口处。^⑤这是将地点与路线相结合的合理判断。

胡三省根据《五代志》的记载推测清石津在青岩山之下。民国时期周希武对这一带山势与地名做了详细记录：

自新城起程西行……缘左山麓行三里，山势复开，曰青石川。……里许至青石川庄（庄北隔河稍西，即庄浪河入黄河之口。口东有庄曰苦水驿，村树茂密。居民有三百余家。口西有堡，据山巅，曰河口城，颇完整）。

由青石川庄西行二里许，折西南行，里许至青石关，有庄。关在庄西百余步，南负岩，北临河，形势颇险。……关东、西均有渡。冬则出关西，硃行十里许，踏冰北渡。冰解后由关东船渡。……渡口有官船四只，每船水手十二人。^⑥

周希武所经庄浪河入河口一带的路线为：新城——青石川——青石川庄——青石关，从山体

①（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63《陕西十二》“庄浪卫长最城”条下“缠缩城，亦在卫东南。”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00页。李并成考证缠缩城在今永登县中堡镇大营湾村罗城滩社东南的罗城滩古城。李并成《晋河会城、缠缩城、清塞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

②《资治通鉴》卷104，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八月条。

③参见李并成《晋河会城、缠缩城、清塞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

④参见王宗元《〈汉书·地理志〉涧水尾闾郑伯津地理位置考辨》，《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5期。

⑤参见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二）》，《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刘光华主编《西北通史》第1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⑥周希武著、王晶波点校《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颜色与川、庄、关的命名,再加上周边地形与青石关渡口条件,如前刘满等学者所判断,青石关就是前秦进攻时所经过的清石津。“清石津”的命名应源于青岩山,笔者曾从兰州骑行至庄浪河入黄河口一带寻求青岩山、清石津的痕迹,经青石村后,可见青石山中青石关隧道附近挖掘出的石体确实呈青色。大概因为此处为津渡,故《晋书》中将“青石津”记载为带水偏旁的“清石津”,考虑与典籍记载一致,凸显其津渡功能,本文统一使用“清石津”。《光绪重修皋兰县志·舆地志》“青石关”条与《西固区志》卷19“西固区城堡遗址表”均记青石关位于黄河南岸。^①而“梁熙、王统等自清石津攻其将梁粲于河会城”的河会城,当位于清石津向北渡河之后黄河沿岸。周希武经过青石川庄时,叙述庄浪河入河口的西侧有河口城,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新城镇位于庄浪河与黄河交汇口处,梁熙率军通过清石津所攻陷的河会城应当位于此处。

关于石城津的位置,周希武认为黄河南岸的青石关为石城津的石城。^②但《水经注·河水》注文中记载湟水东注入金城河之后,又云:

河水又东迳石城南,谓之石城津。阡驷曰:在金城西北矣。^③

金城河“东迳石城南”,这说明驻守石城津的石城位于黄河的北岸。将黄河南岸的青石关当作石城,是有问题的。阡驷《十三州志》记载“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④左南城位于今甘肃省永靖县白塔寺川一带。^⑤石城自然是位于其东面的黄河下游,李得贤考证石城的位置,正好在今之八盘峡西口的塔家川,其名则或取自北岸断崖石壁而为防者。^⑥刘满在此基础上从地形与距离判断“石城就在达川乡附近……即今永靖县盐锅峡镇小茨村北的黄河上”。^⑦即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达川镇位于湟水与黄河交汇口处,与西面的左南城遗址的距离符合《十三州记》的记载,故石城当位于黄河北岸的达川镇所辖地。

二、清石津与石城津的战略关系

清石、石城两津位于庄浪河入黄河口处(新城镇)与湟水入黄河口处(达川镇)之间。金城河自西向东,石城津的关塞石城位于湟水入口处北岸;而清石津的关塞则位于庄浪河入口处的南岸,河会城位于北岸。二津扼守金城河西段的交通,成为兵家行军的必争要隘。

前秦苻坚于建元十二年(376)攻打前凉张天锡,这次征战不仅派武卫苟苌、左将军毛

^① 《光绪重修皋兰县志》卷10《舆地志》“青石关”条记载“青石关,在县西八十五里,青石峡南岸,咸丰十年(1860)置。”《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33页。《西固区志》卷19“西固区城堡遗址表”中有“青石关塞……新城乡青石嘴,东距青石关村500米,南临青石山,北临黄河,依山临河土筑而成。”兰州市西固区地方志编委会编《西固区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5页。

^② 周希武著、王晶波点校《宁海纪行》:“(青石)关在庄西百余步,南负岩,北临河,形势颇险。《水经》河水会湟之后又东经石城南者,即此城也。阡驷谓之石城津。”第5页。

^③ 《水经注校证》卷2《河水》,第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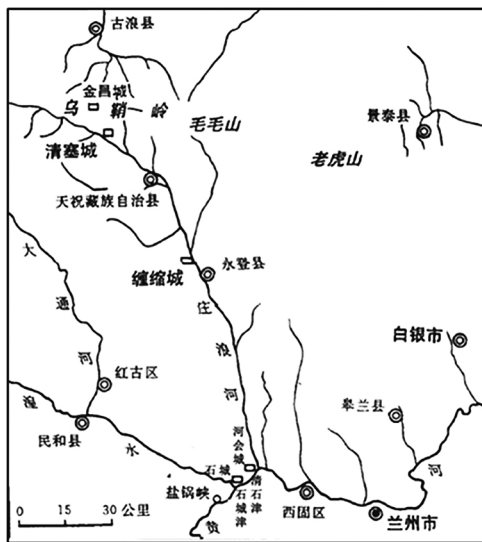
^④ 《水经注校证》卷2《河水》,第54页。

^⑤ 参见刘满、关楠楠《左南城位置考辨》,《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

^⑥ 参见李得贤《民和访古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期。

^⑦ 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二)》,《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四员大将率十三万骑军进军姑臧，又“遣尚书郎阎负、梁殊衔命军前，下书征天锡。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率三州之众以继之”。^①张天锡面对大军压境，仍斩前秦使者阎负，并派马建出兵拒苟萇，此时双方军队对峙的战线应为金城河。那么前秦军队是怎样解决金城河北面的威胁？如前节所述，金城河北岸西面是湟水入口处的石城，其东面是庄浪河入口处的河会城，所以前秦要想解决金城河北岸前凉的势力，一定要攻下这两座城。因此一路由梁熙、王统率领兵马从清石津渡河，打败梁粲，攻下了河会城。另一路苟萇率兵马从石城津渡河占领石城，再一同与梁熙攻陷缠缩城。马建失掉缠缩城后，自杨非^②退还清塞^③，两军的交战线从金城河向北推移到了洪池岭，直至凉州。



前秦进攻据点简要示意图④

前秦经两津进攻凉州的路线可分为两条。一条从清石津渡河顺流而下，占领北岸的河会城，沿着庄浪河谷进攻缠缩城。另一条之所以济自石城津，除了要控制北岸的石城，还要清

① 《晋书》卷 113《苻坚载记上》。

② 关于杨非的地理位置，《水经注校证》卷 2《河水》载“湟水又东迳枝杨县，逆水（即今庄浪河）注之，水出允吾县之参街谷，东南流迳街亭城南，又东南迳阳非亭北，又东南迳广武城西，故广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治无戴，于此处也……逆水又东迳枝阳县故城南，东南入于湟水。”第 50—51 页。《三国志》卷 44《姜维传》载：247 年，姜维“又出陇西、南安、金城界，与魏大将军郭淮、夏侯霸等战于洮西。胡王治无戴等举部落降，维将还安处之”。故原文“郭淮破羌，治无戴，于此处也”的标点应改为“郭淮破叛羌治无戴于此处也”。关于阳非亭，《读史方輿纪要》卷 63《陕西十二》“庄浪卫杨非亭”条下引《水经注》直接作“杨非亭”，“或讹为阳妃谷，五代时有阳妃谷首领，即此地矣”，第 3002 页。

③ 《读史方輿纪要》卷 63《陕西十二》“凉州卫石头城”条下记载，“清塞城，在卫东南……清塞盖与洪池岭相近”，第 2993 页。

④ 本图在李并成《晋河会城、缠缩城、清塞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 年第 2 期）插图的基础上改绘。

除金城河北岸与西面的威胁。从卫星地图测量来看,河会城与石城的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苟苌渡过石城津后,自然可以沿着黄河东行至河会城,也沿着庄浪河谷北行;或沿着湟水西行,至大通河与湟水交汇处的小晋兴城(史书中简称为“兴城”,即今青海省民和县),再向北前往缠缩城。笔者倾向于后者的路线,苟苌若选择这条路线,既可清除金城河北岸的前凉势力,又保证后方安全,防止前凉的反攻。若只顾清石津而忽略石城津,会导致战局的反转,《晋书·吕光载记》载后凉在麟嘉四年(392)时与西秦之战:

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孙峙退奔兴城。光遣其南中郎将吕方及其弟右将军吕宝、振威杨范、强弩奚苟讨乞伏乾归于金城。方屯河北,宝进师济河,为乾归所败,宝死之。在彭奚念入侵白土津,后凉都尉孙峙退至小晋兴城之后,于是吕光派遣吕方、吕宝南下讨伐西秦。吕宝“进师济河”后被乞伏乾归击败而亡。吕宝济河的地点,《晋书·乞伏乾归载记》的记载更为详细:

乾归……遂还金城。为吕光弟宝所攻,败于鸣雀峡,退屯青岸。宝进追乾归,乾归使其将彭奚念断其归路,躬贯甲冑,连战败之,宝及将士投河死者万余人。

《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乞伏乾归》也有详细记载,叙述吕光遣吕宝“乘虚攻金城”,^①乘虚攻击的路线势必是快捷的,而庄浪河河谷是连接姑臧与金城的便捷通道。后凉军队沿着庄浪河南下“方屯河北”,败乞伏乾归于鸣雀峡,使其“退屯青岸”。其中,后凉的“方屯河北”与西秦的“退屯青岸”,应都是指黄河沿岸。从前文所述庄浪河、河会城、清石津的相对位置,可知吕方所屯的“河北”就是庄浪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河会城,而乞伏乾归所退的“青岸”,即清石津。“青岸”一名与清石津一样,其命名应源自河会城对岸一带的青岩山。鸣雀峡很可能位于黄河沿岸的山地,从吕宝及将士“投河死者万余人”,可知这场战役主要是在金城河沿岸进行的。

而吕宝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乞伏乾归派彭奚念“断其归路”。即在石城津渡河,沿着金城河北岸攻占吕方所屯的河会城,这样吕宝后方失去保障;另一面是乞伏乾归的连续进攻,南北两面的夹击使得吕宝无路可退,惨败而亡。了解后凉进攻西秦时的战略部署与疏漏,就明白为什么前秦要从清石、石城二津分兵两路渡过金城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保证后方的安全与稳定。小晋兴城至凉州的道路,《通典》卷174“武威郡”条载“南至西平郡浩亶河二百六十里”,^②这条路线早在十六国时期就已开通。吕宝战亡后,吕光遣吕纂、奚苟率步骑五千南讨彭奚念,但仍被击败,于是吕光亲自率军讨伐乞伏乾归与彭奚念:

(吕光)遣纂及扬武杨轨、建忠沮渠罗仇、建武梁恭军于左南。奚念大惧,于白土津累石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万距守河津。光遣将军王宝潜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济自石堤,攻克枹罕,奚念单骑奔甘松,光振旅而旋。^③

后凉此次讨伐军队分三路,一路由吕纂、杨轨、沮渠罗仇、梁恭率军抵达左南,即由凉州至

^① 屠乔孙、项琳辑《十六国春秋》卷85《西秦录·乞伏乾归》载“冬十月,三河王吕光遣弟右将军吕宝乘虚攻金城,乾归闻之引还,为宝所袭,败于鸣雀峡,退屯青岸。太初五年(390),秋八月,吕宝进攻乾归,乾归使北河州刺史彭奚念断其归路,躬贯甲冑连战败之,宝及将士投河,死者万余人”,纪昀等编: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第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4页。

^② (唐)杜佑《通典》卷174《州郡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52页。

^③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

小晋兴城，再向南经龙支至左南城。其中从凉州至小晋兴城的路线与苟苌经小晋兴城前往凉州的路线是一致的。吕纂等“军于左南”的主要目的就是牵制西秦河州西面的力量，因此彭奚念大惧，在上游白土津“累石为堤”，还遣精兵一万防守河津，防止吕纂等军队进入河州。一路则遣王宝潜往湟水上游的津渡渡过湟河，其中“潜趣”与“夜渡”，表明这是一次秘密行动，目的是为了出其不易地掩护吕光的渡河进攻。最后一路则由吕光亲率，渡过石堤，直接进攻枹罕，而吕光所渡的“石堤”就是“石城津”。第二路掩护第三路渡过石城津后，共同沿着黄河南下，直击枹罕，彭奚念因西面被牵制，又无法抵挡北面的进攻，最后单骑逃亡。当然也有学者考虑石堤是“累石为堤”的白土津，但从吕光称王之后举兵讨伐西秦的路线，可以排除这种判断。《晋书·吕光载记》载后凉在龙飞二年（397）时：

光于是次于长最，使吕纂率杨轨、奚苟等步骑三万攻金城。乾归率众二万救之。光遣其将王宝、徐灵率骑五千邀之，乾归惧而不进。光又遣其将梁恭、金石生以甲卒万余出阳武下峡，与秦州刺史没奕于攻其东，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众攻临洮、武始、河关，皆克之。

吕光首先到达的长最城，就位于庄浪河谷。后赵建武十三年（347），石虎伐前凉张重华时，曾“遣麻秋率众渡河，城于长最，凉州震动”。^①胡三省注曰“长最，地名，在金城河北”，^②故麻秋所率渡河之处，很有可能就是清石津或石城津。吕光从长最城沿着庄浪河谷南下，也是在清石津或石城津渡过黄河，与麻秋行军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只不过方向相反。吕光之弟吕延率领枹罕之众，攻克了临洮、武始与河关，其中河关县就是临津城，与白土城分别设置在黄河两岸，位于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家河镇。^③此时河关县的黄河津渡就是白土津，吕光还要派遣军队攻克河关县，说明白土津自392年被彭奚念占领后，一直都在西秦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吕光所济的石堤不可能是“累石为堤”的白土津，而是石城津。

十六国时期，金城河段清石津、石城津，北达姑臧、南通枹罕、东依金城、西连小晋兴城，两津互为呼应，互为牵制，对两个津渡的控制与否，往往决定着行军的成败。

三、广武梁的修建及其内在原因

北周、隋代河陇地区的政权逐渐统一，此时史籍记载金城河渡口仅见金城津、关^④金城津、关的位置即今兰州市城关区西北方向二里处的黄河沿岸，^⑤隋代曾于此处置关官。^⑥而清石津、石城津的记载不见史籍，直至唐长庆元年（821）刘元鼎出使吐蕃，才知在原清石津处修建了广武梁，《新唐书·吐蕃下》载：

元鼎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

① 《魏书》卷99《张重华传》。

② 《资治通鉴》卷97，东晋穆帝永和三年条。

③ 参见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二）》，《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④ 《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载“金城关，在州城西。周武帝置金城津，隋开皇十八年（598）改津为关”。

⑤ 参见王蕾《金城津、关的设置及交通路线》，《兰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⑥ 参见《隋书》卷29《地理志》。

刘元鼎抵达广武梁时，旧时的城郭尚未毁坏，见使者仪仗，唐人夹道而观。广武梁位于这样一个有城郭、众多居民，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自然是一个广被利用、历史悠久的渡口。关于清石津与广武梁的关系，最先详细论述并指出其间密切联系的是刘满，其在《西北黄河古渡考（二）》第七节“石城津与清石津（广武梁、青石关）”指出广武梁当在“今兰州西固区新城乡青石关左右”。《隋书·地理上》“武威郡”条记载可见广武县也有“青岩山”的记载。这正印证了清石津与广武梁的位置是前后继承的关系。

严耕望认为广武梁为桥梁，提出“广武梁按兰州有广武县，在州西北境，盖其南境黄河有梁，故名之欤？”^① 雍际春、苏海洋认为广武梁即今庄浪河入黄河处的一带山岭，因广武县得名。^② 广武梁的命名，应源自西北方向的广武县，其修建原因也与广武县密切相关。《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兰州”条下记载：

广武县，中下。南至州二百二十五里。本汉枝阳县地，前凉张骏三年（326）分晋兴置广武郡，隋开皇三年（583）罢郡置广武县，属兰州。大业二年（606）改为允吾县，取汉旧名也，六年改为会宁县。武德三年，重置广武县。

关于广武郡的设立时间，《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并不准确。《晋书·地理志》记载“及张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阳二县，又立永登县，合三县立广武郡……张骏分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海、西郡、湟河、晋兴、广武合十一郡为凉州”，可知最早设置广武郡的应为张寔，而并非其子张骏，统辖范围就是庄浪河沿岸即今永登及以南一带。十六国政权林立之时，广武城成为诸政权争战的重要军事据点。前凉建兴元年（346）张重华即位，后赵屡屡进犯，“金城太守张冲降于秋。于是凉州震动。重华扫境内，使其征南将军裴恒御之。恒壁于广武，欲以持久弊之”。^③ 可知后赵的进攻路线就是渡金城河至广武。龙飞二年（397）秃发乌孤反叛后凉，建立南凉，“曜兵广武，攻克金城”，封秃发傉檀为广武公。^④ 此时南凉的进攻路线与后赵进攻一致，只不过方向相反，是从广武向南渡过金城河后进攻金城。但无论是从金城北渡进攻广武，或是从广武南下进攻金城，清石津或石城津都是其必经或必守之地。后凉承康元年（399）吕纂篡位，“（吕）绍登紫阁自杀，吕超出奔广武”，不久吕弘又试图谋位，战败，“纂遣其将焦辨击弘，弘众溃，出奔广武”。^⑤ 从后凉这两次内乱，战败者从姑臧城沿着庄浪河南下均“出奔广武”来看，此时广武处于后凉统治的边缘。后凉神鼎元年（401），后秦姚硕德率军讨伐后凉：

秦陇西公硕德自金城济河，直趣广武，河西王利鹿孤摄广武守军以避之。秦军至姑臧，凉王隆遣辅国大将军超、龙骧将军邈等逆战，硕德大破之，生禽邈，俘斩万计。^⑥ 后秦讨伐后凉也要经过广武，即在金城河渡河后沿着庄浪河谷向北经广武至姑臧，其最便利的渡河地点就是庄浪河入河口处的清石津。

西魏北周交替之际，广武又成为北方柔然侵犯中原的入口，《周书·窦炽传》载：

① 严耕望《唐代河湟青海地区交通军镇图考》，《新亚学报》第11卷上，1974年。

② 参见雍际春、苏海洋《唐蕃古道走向的再考察》，周俭主编《丝绸之路交通线路（中国段）历史地理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183页。

③ 《晋书》卷86《张轨传附张重华传》。

④ 《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⑤ 《晋书》卷122《吕纂载记》。

⑥ 《资治通鉴》卷112，东晋安帝隆安五年七月条。

魏恭帝元年（537），进爵广武郡公。属茹茹寇广武，焮率兵与柱国赵贵分路讨之。

茹茹闻军至，引退。

此时焮为广武郡公，当柔然（即茹茹）沿着庄浪河南下入侵时，他与柱国大将军赵贵分路讨伐并击退柔然。隋统一北方之后，广武一带又成为防范北方突厥的重要防线。《隋书·地理志》“武威郡”条载：

允吾后魏置，曰广武，及置广武郡。开皇初郡废，改县曰邑次，寻改为广武，后又改为邑次，大业初改为允吾，有青岩山。

从上文可知，隋开皇初，文帝废广武郡，改广武县为邑次县，但寻又改为广武县，隋代在短短二三十年中将广武县的名字反复更改，表明刚刚统一的隋朝，非常重视对金城与武威之间军事据点的控制。《隋书·贺娄子干传》载：

开皇元年，进爵巨鹿郡公。其年，吐谷浑寇凉州，子干以行军总管从上柱国元谐击之，功最优，诏褒美。高祖虑边塞未安，即令子干镇凉州。明年，突厥寇兰州，子干率众拒之，至可洛岐山，与贼相遇。贼众甚盛，子干阻川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甚敝，纵击，大破之。

开皇二年（582），突厥寇兰州，镇守凉州的贺娄子干率兵抵御，在可洛岐山与贼相遇，并击败。可洛岐山的位置虽不清楚，但肯定是位于凉州至兰州的途中。隋开国名将韩擒虎就“以行军总管屯金城，御备胡寇，即拜凉州总管”，卒后，其弟韩僧寿在开皇十七年（597）也屯兰州以备胡。^①而广武县、广武梁就是兰州与凉州之间重要的军事据点与交通要塞，直至唐武德三年（620），重新设置了广武县。唐代诗人赵嘏有诗篇“广武溪头降虏稀，一声寒角怨金微。河湟不在春风地，歌舞空裁雪夜衣。铁马半嘶边草去，狼烟高映塞鸿飞。扬雄尚白相如吃，今日何人从猎归。”^②其中“广武溪头”与“河湟”相对应，描绘的就是庄浪河、湟水和黄河交汇处之间金城河的景象。诗中“广武溪头”指的就是庄浪河入黄河口处，而后搭建的桥梁自然也以广武命名。《新唐书》载刘元鼎不仅经过了黄河中游的广武梁，还经过黄河上游的洪济梁，《旧唐书·吐蕃下》又记载为“洪济桥”，可见刘元鼎所经的广武梁也为桥梁。

广武梁不仅北控广武县以及通往河西的交通，还是吐蕃向中原进攻的重要战略要地之一。开元二年（714），吐蕃将盆达延、乞力徐等率众十万“寇临洮，入兰州，剽牧马”。^③刘元鼎在经过兰州时，描绘“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可见这里不仅适合牧马，还可以作为粮草的供应地。相田二郎论述搭建桥梁的原因有“二河流水甚速，渡船多艰，往还人马损没不少，仍造件桥”。吐蕃不仅修建了广武梁，还在会州搭建了乌兰桥。《旧唐书·吐蕃下》记载，贞元“十六（800）年六月，盐州破吐蕃于乌兰桥下”。此时乌兰桥被毁，后王佖于元和四至八年（809—813）出任朔方灵盐节度使时，^④吐蕃又修筑乌兰桥，司马光系于元和八年（813）。^⑤金城河渡口是吐蕃为前线提供军队、粮草的重要通道之一，

① 《隋书》卷52《韩擒虎传》。

② 《全唐诗》卷549《降虏》。

③ 《旧唐书》卷8《本纪第八玄宗上》，《新唐书》卷111《薛仁贵之子薛讷传》。

④ 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1《朔方》，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4—145页；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一编《关内道》卷18《灵州（灵武郡）》，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页。

⑤ 参见《资治通鉴》卷239，唐宪宗元和八年九月条。

搭建桥梁不仅保障交通顺畅,还可减少人员、马匹与物资的损伤。

《重修皋兰县志·古迹》“广武梁”条认为“喀罗川口即庄浪河入黄河处,今名张家河口,循庄浪河而北至平番县为赴甘凉大道,其地唐时属广武县。孙路所言古浮桥当此梁”。^①王宗元在判断广武梁位于今庄浪河口的同时,认为元符二年(1099),把撈桥在唐代广武梁(浮桥)的旧址上重建,元符三年(1100)改名为京玉关。^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宋哲宗元符二年”条记载:

熙河兰会经略使孙路言“兰州之西喀罗川口有古浮桥旧基。自喀罗川北四十里至该朱城,又北至济桑约三百里间,有古城十余所,每城相去不过三四十里。自济桑以北则入甘、凉诸郡,即汉武帝断匈奴右臂之遗迹……”

宋代仍存有唐代广武梁的浮桥旧基,以及向北约三百里之内的十余所驻守的古城遗迹。周宏伟将宋代广武梁即京玉关向西通往乐都的路线细分为三条:前两条都是沿着湟水西行,一是沿着南岸,二是沿着北岸,三则是北面经红古区西行的路线。^③这条道路早在西秦更始三年(411)就开始利用,乞伏乾归“遣炽盘与其次子中军审虔率步骑一万伐秃发傉檀,师济河,败傉檀太子武台于岭南,获牛马十余万而还”。胡三省注“济河”之处为“此济金城河也”,^④那乞伏乾归的进攻路线就是从金城出发,在清石津或石城津渡河后,或沿着湟水西进至乐都;或沿着庄浪河向北至广武县后,再向南通过小晋兴城前往乐都。

广武县自张骏设郡起,不仅是沟通河西与陇右的重要枢纽,还是各个政权巩固势力的重要军事据点。唐代广武梁的命名也受到广武县的影响,吐蕃统治河湟期间,为了更便利地输送士兵、战马及粮草,在要津之处搭建浮桥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广武梁应运而生,延续与发展了清石津在交通路线上的作用。

结 语

金城河历来是中原“隔绝羌、戎”的天然屏障,所以金城也成为河西咽喉之地以及隋唐时期驰逐河湟的“关要”,这离不开金城河渡口在交通与防守上发挥的作用。清石津位于今兰州市西固区青石关处,北岸是庄浪河入黄河口处的河会城(今兰州市西固区新城镇);石城位于湟水入黄河口处(今兰州市西固区达川镇),即石城津。清石、石城二津分别把守庄浪河、湟水入黄河口处,在这一段金城河上相互呼应、相互牵制。西秦乞伏乾归所退屯的“青岸”即清石津,后凉吕宝虽渡过清石津,但忽略石城津的防守,被彭奚念断其归路,最后数万人被逼投河而亡。而吕光所济的“石堤”为石城津,不是“累石为堤”的白土津。吐蕃统治陇右时期,为了方便向前线运输人员与物资,在清石津处搭建广武梁。广武梁应得名于广武县,广武县位于姑臧与金城之间,是诸政权巩固势力的重要军事据点。在青石津处搭建广武梁,北控广武县以及河西交通,南连陇右以及吐蕃地区,进一步延续与发展了清石津与石城津的交通功能。

(本文责任编辑 朱 尖)

① 《光绪重修皋兰县志》,第491—492页。

② 参见王宗元《〈汉书·地理志〉涧水尾闾郑伯津地理位置考辨》,《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5期。

③ 参见周宏伟《北宋河湟地区城堡寨关位置通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

④ 《晋书》卷125《乞伏乾归载记》;《资治通鉴》卷116,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八月条。

county in Beidi prefecture during the Qin and Han period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is view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cords of the Xuyan Rong and the location of the Xuyan county in both traditional and excavated Qin-Han text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records in *Dushi Fangyu Ji Yao* (《读史方輿纪要》) which argues that Han Qiuci county was located in today's Yanchi of Ningxia.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the 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Zhangjiachang city site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the Han Qiuci county in Shang prefecture (上郡).
Key Words: Xuyan Qiuci Zhangjiachang City Site Zhangjiashan Han Bamboo Slips "Statutes on Salaries" (Zhiliu)

From Qingshi Ferry Crossing (青石津) to Guangwu Bridge (广武梁): On Ferry Crossings and Bridges on the Jincheng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Middle Ages Wang Lei (48)

During the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there were two important ferry crossings—Qingshi and Shicheng (石城津), on the Jincheng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holding the cross-river traffic from the mouth of the Zhuanglang river to the mouth of the Huangshui river, and the town of Hehui (河会) and Shi (石城) were set up on the north bank to safeguarding the traffi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ve positions and the military strategic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ferry crossings. To the 8th–9th centuries, the region of Longyou (陇右) and Hexi (河西) were controlled by Tubo, which built Guangwu bridge to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traffic. The evolution from Qingshi ferry crossing to Guangwu bridge, shows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portation function of Jincheng river section's ferry crossings and bridges of in connecting Longyou with Hexi and Tubo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Key Words: Qingshi Ferry Crossing Shicheng Ferry Crossings Guangwu Bridge Traffic

An Exploration of the Traces of the Descendants of Juqu Clan (沮渠氏) from the Northern Wei to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Epitaphs, Stele-Inscriptions, and Documents Foun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s the Main Sources Zhu Yantong (57)

In 439, Tuobatao, Emperor Taiwu of the Northern Wei, conquered the Northern Liang kingdom. As a result, Juqu Muqian, the king of Northern Liang, led some people immigrated to the eastern of China. The epitaph of the former prefect of Liangzhou Juqu Min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epitaph of Yi Mu and his wife Lady Juqu in the Sui dynasty, and the Stele-Inscription of Laojun's Statue in the Fengxian Taoist temple indicate that the descendants of Juqu clan still existed eve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y, and they declared themselves to be the "Lushui Juqu (泸水沮渠)". Juqu Min was the descendant of the Juqu Puti, who was the royal highness of Juqu Mengxun. The descendants of Juqu clan mainly settled in Luoyang. There were also a branch of the Juqu Clan moved to Turfan, led by Juqu Wuhui, then established the Gaochang Northern Liang regime, and was finally conquered by Rouran (柔然) regime. Along with the down fall of the Gaochang Northern Liang regime, the royal house of Juqu clan became common civil residents and was ultimately integrated into the Multi-ethnic societ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Juqu Clan the Northern Wei the Northern Liang Turpan the Western Regions Trac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Traces of Sogdian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Lingnan (岭南)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Five Dynasties Liu Yong Chen Xi (67)

Through exploration of the traces of activities of the Sogdians in the western part of Lingnan in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ogdians' activities, their purpose of moving south and the reasons why they were not mentioned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fter the Five Dynasties. These Sogdians were valued military official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y moved from north to south when Lingxi (岭西) was going through a violent social turbulence with frequent wars. There is no clear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re might be Sogdians coming from the sea route. Most of them came to Lingxi as military officials or families. Through these limited materials, we can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their localization clearly. Since the Song Dynasty, the Sogdians gradually changed their surnames, native place, and ethnicity. They also married those of